邊政考

邊政考卷之十一

西域經略

張騫武帝元朔三年募能通使月氏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乘間西走數十日至大宛為發道驛抵康居康居傳至大月氏留歲餘乃還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乃逃歸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南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塩澤塩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塩澤去長安可五千餘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水草無畜牧與匈奴

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在大夏嘗見卭竹杖蜀布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於是使騫爲使西域始通

鄭吉會稽人宣帝地節二年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元康二年匈奴檀田者詔吉屯渠黎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欲降漢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封爲歸德侯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以吉爲西域都護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慰撫諸國誅伐初懷集之焉

史有曰漢之號令頒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然哉使鄭吉不爲屯田壘城則無以伸慰綏誅伐之志漢之號令

其何能成若張騫則固一傳命使耳

馮奉世字子明宣帝時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元康初烏孫有擊匈奴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帝欲安之以奉世爲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沙車王叛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南北道兵五萬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悦以爲光禄大夫

陳湯元帝建昭元年湯爲西域副校尉爲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時匈奴郅支單于自以大國爲乘勝驕不為

康居王禮困辱漢使者湯乃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于康居斬之傳首至京師懸槀街十日竟寧元年封湯爵關内侯甘延壽為成義侯

竇融平陵人世任河南為吏人所敬向初為屬國都尉更始敗衆乃推融行河西五部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而融政尚寛和上下相親宴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羌胡皆震服親附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絶融等遥聞光武即位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因賜璽書拜融為涼州牧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礪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詔報融被詔即與

諸郡守将兵入金城隗囂使使賂遺先零羌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進擊封何大破之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第一城帝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封融爲安豐矦

竇固永平十五年以固長從其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以固爲奉車都尉同附馬都尉耿秉將兵屯涼州十六年分道出擊匈奴固與耿忠率張掖酒泉燉煌中卒及盧水羌胡出酒泉塞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十七年復與耿秉騎都尉劉張

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

班超永平十六年竇固使假司馬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疏懈超疑必有虜使至狐疑未知所從遂與吏士三十六人夜奔虜營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超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百人悉燒死明日以虜使首示廣廣遂納子爲質復遣使于闐其王廣德禮意甚踈且信巫言求漢使騧馬以祠神令其相私來彼求馬超令巫自來乃斬巫而鞭其相廣德懼斬匈奴使以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十七年復與竇固執疏勒王兜題更立其故王子忠章帝建初元年留屯疏勒五年以平

陵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義從就超平西域八年復拜為西域將兵長史章和元年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龜玆等兵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和帝永元二年遣兵擊月氏騎兵殺之月氏由是遣使奉獻三年以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六年討焉耆斬其王廣于是西域五十餘國俱納質內屬十四年以老乞歸

耿恭明帝永平七年恭以司馬為戊校尉屯後王部今蒲州城十八年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恭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潰大驚會大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漢兵

神眞可畏也乃解去十一月車師叛復與匈奴共圍之恭率
勵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煮鎧弩食其筋革與士卒推誠同死
生故皆無二心關寵上書求救乃詔酒泉太守段彭等將兵
救之章帝建初元年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軍吏范光固
請迎恭歸拜騎都尉

班勇超之子安帝延光二年以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三年
鄯善龜茲温宿諸國降附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
奴于伊和谷于是前部始復開通後累破匈奴師兵先是匈
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
絶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

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為長久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絶漠窮破虜庭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内除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日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内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絶遠卹之煩費不見先苦心勤營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署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

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開通西域諸國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猒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其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皆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燉煌郡其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南彊鄯善

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鐔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復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爲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境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

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
則失其心一朝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
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
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
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
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
若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掠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
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今
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絕復通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

討零吳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兵討隴右而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等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等不遵法度規到州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十餘萬口復詣規降後拜度遼將軍薦張奐以自代朝廷從之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魏明帝皆爲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田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

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之費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彰善懲惡彈邪繩枉風化大行西域流通荒戎入貢賞賜散與將士與胡羌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師乃斬以徇由是州界肅清

裴矩字弘大河東人煬帝眥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矩掌之矩訪諸國山川風俗人物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奏之乃別造地理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至西海將二萬里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燉煌欲收西域以矩為黄門侍郎至張掖引諸胡自是西域往來相繼大業五年帝西巡至焉支山命矩說高昌

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等召使入朝伊吾獻西域數千里之
地置西海河源鄯善等郡大開屯田以通西域之路

蘇定方高宗顯慶二年定方爲前軍總管擊西突厥至曳咥河
西敗沙鉢羅兵冒雪竝行至其牙帳縱兵擊之斬獲又數萬
沙鉢羅脫走趨石國定方于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
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畫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
悉括還之百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沙鉢羅獲之分
其地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

薛仁貴絳州人副鄭仁恭爲鐵勒道行軍總管者九姓衆十餘
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慑皆降

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仁貴之勇不可尚矣人知其勇足以奪羌戎之氣而不知其義足以收高麗之心史稱其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撫治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嗚呼若仁貴可謂有名將之風使徒屑屑於劍戟弓矢之恃抑末矣

張孝嵩初爲監察御史奉使廓州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率旁側戎落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杜暹初爲監察御史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狀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

宋晟鳳陽府懷遠人洪武十三年以都督鎮守涼州莅政十年軍民悅服二十五年調守甘肅是年討哈密擒其王子脫脫永樂元年 勅賜平羌將軍印授使西域開通道路納忠順王脫脫歸故地擒其逆臣司徒平章火者斯等召諭失把而都王子把都帖木兒等來降得其人馬駝萬計

楊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永樂中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殺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皆豐城侯李彬鎮陝

西遂　勑彬率師剿之且命棠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棠還奏餉道險阻天甚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勑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史昭廬州府合肥縣人永樂三年哈密忠順王司徒火者斯等倔強過絕西域貢道昭率兵出討設計擒逆者以歸八年北征充鷹揚將軍十二年由鐵門關出剿達寇有功二十二年陞都督僉事鎮守西寧宣德中以曲先番寇邀刧貢使充總兵官直搗巢穴生擒首惡斬獲部落駝馬萬數威鎮絕域

馬文升　許進　鄧璋　陳九疇　彭澤　王瓊

成化九年土魯番酋速壇阿力調哈密夷衆掠赤斤蒙古諸夷

時忠順王脫脫卒子孛羅帖木兒立為頭目者林所弑王母
弩溫荅力守國不從阿力遂虜王母及金印以歸王母甥罕
慎哈密衛都督他他木兒之子避居苦峪十四年速壇阿力
死子速壇阿黒麻立二十年甘肅守臣以哈密忠順王絕嗣
年久奏令罕慎帥罕東左諸衛夷衆入居哈密襲忠順王弘
治元年速壇馬黒麻至哈密城下時誘忠順王罕慎詐言欲
與結親頂經盟誓罕慎信之出城被殺因遣使入貢且以罕
慎非脫脫親族乞天使往和番願自為忠順王兵部尚書馬
文升奏　本朝處待外夷雖北虜強盛未嘗遣使講和土魯
番自有分地難令主守哈密至於入貢則有舊例在所不拒

但請　勅切責四年遣哈密衛頭目寫亦虎仙等賚　勅
責諭阿黑麻遣夷使寫亦滿速兒等獻還哈密城池并忠順
王金印赴京進貢兵部奏行禮部量加優賞請　勅獎諭陞
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撫夷千戶楊翥等各陞二級鎮守太
監傅惪巡撫都御史王繼總兵官右都督周玉各賞紵絲二
表裏銀十兩五年守臣因先安定王亦板丹與先忠順王脫
脫同族奏差指揮哈林等詣西寧求其族孫陝巴者襲封忠
順王令守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人
潛往土魯番必禪地方盜馬殺人馬黑麻領衆入哈密殺阿
木郎支解之以陝巴與土魯番皆蒙古元之後素商不殺執歸

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緱謙經畧差哈密夷人滿剌阿力克
賚 勑責諭被留海等請暫絕西域貢路拘留先獻還城印
貢使寫亦滿速兒等於甘州從之十七年哈密夷人傳報阿
黑麻差使臣五名貢馬駝獅子方物送回陝巴在三角城住
候索漢人通事往彼迎取尚書馬文升奏言陝巴柔懦不立
縱使還族亦難令其守國不必差人迎取宜命侍郎張海等
待陝巴果回革去王封暫屋甘州令都督奄克孛剌掌管哈
密衛事與回回頭目寫亦虎仙哈剌灰頭目共守哈密阿黑
麻使臣并陝巴不果來張海等回大學士丘濬奏言海等經
畧無狀調海山西叅政緱謙閑住巡撫都御史馮續取回尋

編口外隆慶州為民安置夷使寫亦滿速兒等於兩廣福建
阿黑麻復入哈密據之謂與前元同族自稱可汗領衆掠罕
東諸將番夷聲言欲奪占甘州八年阿黑麻退回本土以頭
目牙蘭據守哈密巡撫都御史許進請兵征之進先遣撫夷
指揮楊翥詣赤斤諭令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差
人往偵獲牙蘭步卒也的骨者具言土魯番集衆四千欲掠
罕東等衛因犯肅州瓦剌達子小列禿領兵邀擊退走又言
牙蘭哈密精兵不過二四百餘皆老幼婦人遂議令副總兵
彭清領官軍一千五百并調赤斤蒙古等衛夷兵一千五百
往襲之進與太監陸誾總兵官劉寧繼往是年十一月初六

日出嘉峪關中途三日無水得雪水飲之十八日至哈密城下攻圍破之牙蘭遁走斬首六十餘級獲忠順王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脅從者八百餘人捷聞加陸誾俸二十石劉寧陞右都督加俸米一百石許進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都督僉事九年三月阿黑麻復襲哈密破之留其頭目撒他兒并哈密衛頭目奄克孛剌等住守剌木城奄克孛剌等會瓦剌頭目小列禿調兵五百襲斬撒他兒首并其衆百餘人奄克孛剌等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之哈密舉火瓦剌小列禿見之領兵來救土魯番退走甘肅守臣奏乞差出羈留貢使數人往諭阿黑麻令其納款尚書馬文升議以土魯

番未見遣一虜使上一款書顧乃憑被拘囚之使為此邀致之謀非為無益反增其侮不許十年七月阿黑麻差夷人滿剌阿力克等送陝巴回哈密阿黑麻兒馬黒木王差夷使送番書云西域諸國不得通貢怨阿黑麻令悔過送回陝巴乞許與黒婁諸國通貢放回羈留夷使寫亦滿速兒等是年十一月兵部會官議奏起用故威寧伯王越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制甘涼等處邊務并經略土魯番哈密事情十一年王越至甘州拘集畏兀兒頭目都督奄克孛剌回回頭目都督寫亦虎仙哈剌灰頭目指揮迭力迷失等三種夷人審問陝巴應否復立皆云陝巴係安定王孫族與先忠順王脫脫

俱係前元成吉思宗枝各爽情願輔助共守哈密内奄克孛剌係罕慎親弟與土魯番有讎亦與陝巴面同心異令以罕慎女也先主剌妻陝巴以親睦之九月兵部議奏賜陝巴大帽大紅蟒龍衣玉華束帶象笏復封為忠順王放回羈留貢使寫亦滿速兒等使歸本土十七年正月忠順王陝巴嗜酒掊尅不能立國哈密屬夷怨之頭目者力克哈辛往迎土魯番速壇阿黒麻次子真帖木兒令守哈密陝巴知之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乃哈密都督罕慎女所生時年十三不來至哈密近地剌木城居住守臣差通事毛見等往探之真帖木兒譯云三堂令人來守哈密我即回守臣乃諭都督奄克

孛剌鶻亦虎仙等撫集夷衆令迎陝巴回守哈密頭目阿孛
剌等執迷不從仍欲立真帖木兒為王都督奄克孛剌鶻亦
虎仙同差去官舍董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乃
差都指揮朱瑄領軍送陝巴至哈密守國撫送真帖木兒回
還本土適其父阿黑麻死其兄滿速兒立衆兄讎殺帖木兒
不肯回以奄克孛剌為外叔祖願依之朱瑄等慮沉陝巴懷
疑携來甘州正德元年忠順王陝巴卒其子速壇拜牙即襲
封守臣議真帖木兒雖以久留中國肅州兵備副使李端澄
以為速壇拜牙即年幼無倚若令真帖木兒還歸禍不旋踵
遂不放歸三年六月速壇滿速兒遣夷使滿剌法忒渾剌等

進貢乞放真帖木兒回土兵部尚書劉宇從郎中楊廷儀之議謂真帖木兒羈留我郊正得古人質其所親愛之意土魯番卑詞納貢未必皆實不可放回五年土魯番進貢使臣滿刺法忒渾刺到京遞番本取討真帖木兒六年遣真帖木兒還時巡撫甘肅都御史張翼等奏真帖木兒來時十三歲羈留鎮城今已八年彼番三次遣使進貢求討意已勤懇乞准差人送回本土兵部尚書何鑑會官議奏從之 勅賜真帖木兒冬夏衣服靴帽行鎮巡官宴待及賞賜速壇滿速兒與其弟兒頭目及速壇拜牙即并頭目段疋梭布八年奄克孛刺并哈密大小頭目卜兒罕虎力等各遞番文譯稱拜牙即

不行正事貪淫壞事不順中國投土魯番領人馬來搶甘肅滿速兒差火者他只丁寫亦虎仙滿剌哈三來守哈密巡撫都御史趙鑑以為速壇滿速兒差人來守哈密忠順可嘉差千戶馬馴等賫送速壇滿速兒織金段二疋絹二疋各色段二十疋滿速兒弟把巴义等五人頭目五人各段二疋火者他只丁黑綠織金段二疋各色段十疋寫亦虎仙滿速哈三各段十疋哈密隨從夷人各段二疋共二百疋仍給鈞帖獎諭馬馴等訪得都督奄克孛剌頭目卜兒罕虎力等前遞番書所言相同又訪得真帖木兒并來往夷使到土魯番傳說甘州肅州十分饑饉人食艸根樹葉餓死無數甘州城

南黒河可引灌城王子去征不用刀箭人皆投順因此滿速兒要来犯邊又訪得土魯番有精兵四五千逃西紅帽兒夷虜有五六萬俱要侵溪入地方来三月馬駒箏回至甘州呈報前情火者他只丁差夷人亦思麻因同来逓送滿速兒番文譯云甘州肅州頭目不知禮我弟兄前兩箇段子頭目也是兩箇段子這段子州一般你每禮在何處我做十三年王子差去人不送出来賞賜無有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送一萬段子頭目一百段子我的人打發送出来不来我領人馬去揷旗在甘州門前天著與你便與你天著與我時與我那時不要怪旨總制三邊右都御史鄧璋奏言若因逆虜請

張允其所求不無上辱國體下損軍威乞命大臣一員專一
經略哈密大將一員專備戰守五月兵部會吏部尚書楊一
清等議得賞賜無名不可輕與推舉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
肅等處軍務調延綏寧夏固原等處軍馬遂劉西海亦
卜剌賊務使遠遁迫絕土魯番夷使內侵　勅寫亦虎仙等
共守哈密降　勅切責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回拜牙即十年
正月火者他只丁牙木蘭領衆侵犯肅州近邊赤斤王子莊
等處地方搶掠人畜投遞番文索要賞賜段疋送出拜牙即
幷哈密城池金印澤措段絹氈布三百疋幷降到責諭　勅
書差通事馬驥等寫亦虎仙滿剌哈三齎送土魯番夷與

火者他只丁嫌少復令馬驥火信等回甘州增取段疋渫文
措羅段毡一千九百疋銀酒壷一把銀盤一箇銀臺盞一副
付馬驥等賫送獻還城印差夷使失黑巴息兒等同各國夷
使進貢謝　恩十一年六月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
仍據哈密復索段疋特差夷人倒剌火者來探消息七月文
差夷人斬巴思等七人赶馬駝牛羊入關遍番文問因何不
與段疋拘留夷使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搜出番文有約都
督失拜煙答通事毛見以為內應毛見文將頭剃與夷相類
悉捕下獄十一月滿速兒牙木蘭領兵會合至東左衛土巴
部落凡萬餘騎入嘉峪關十六日遊擊芮寧領軍出南門禦

之敗績官軍死者八百四十二人參將蔣存禮出北門被圍官軍死者一百三十九人十九日陳九疇懼城中回回生變取斬巴思失拜煙答毛見等出獄梟死示衆回賊四散殺掠攻破砦堡六處殺虜男婦千餘頭畜以萬計總兵官姜奭副總兵鄭廉十一月二十七日俱統兵迎戰於臨水西黃泥鋪賊抵肅州凡入境月餘方回十四年巡撫都御史鄧璋奏土魯番節次遍到番文皆謂寫亦虎仙之取城印許殷未與節年貢使俱不發回大抵聲言啓釁之端而欲掩飾犯邊之罪六次請和乞要照舊入貢合當隨宜撫處十五年都御史鄧璋差通事虎得山等責諭速壇滿速兒令其送

回搶去人口彼依送出鎮撫程者爾等五十九名并遣使隨帶方物駝馬復來進　貢嘉靖二年米兒馬黑麻當緣錢寧從朱姓巡撫都御史陳九疇依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哈密衛貢使都指揮火者馬黑木依謀叛律俱各問依斬罪三年五月巡按御史盧問之將馬黑麻覆審情真依律處決伊臨刑大呼你看八月裏王子人馬如麻的來那時要馬黑麻那裏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土魯番速壇滿速兒親統夷衆二萬餘騎入嘉峪關至肅州境內四散殺掠二十八日攻高臺千戸所城九月初三日圍甘州鎮城攻門凡三日不拔往山丹洪水畢家等堡攻破城砦殺掠人民燒毀房屋

以數萬計深入甘州凡四十日九月十九日副總兵趙鎮率本鎮兵馬戰於張欽城斬首三十四顆賊鋒稍挫至二十八日由洪水堡迤南匾都山口出掠西海而回四年四月速壇滿速兒差頭目牙木蘭據哈密守之八月領衆三百復来肅州城下殺掠参将雲昌領兵禦之陣亡官軍百戶任滸等十五員名五年正月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奏言嘉靖三年甘州之寇踞堡殘破不知若干人畜殺虜何止數萬比之正德十一年又復數倍為守臣者寇之未来既不能拒遏寇之既至又不能截殺滿其所欲得利而歸乃以為速壇滿速兒牙木蘭皆被鎗砲打死遂以殲厥

大酋之功而稔其殘破地方之罪近年之擾始固有以致之
後又有以激之巡撫都御史寇天叙等所謂有可乘之隙者
以此醜虜節遍番文亦往往歸咎于人夫既不能制其命
又無以服其心能絶其入貢之路不能阻其犯邊之路乞要
將陳九疇原議遷發煙瘴地面土魯番番夷使二十八名哈
密夷使二十二名俱暫且羈留不必遷發撒馬兒罕等處夷
使俱驗放出關該兵部奏行提督軍務尚書王憲審處
差平涼羈住撒馬兒罕貢回夷人迭力迷失馬黑麻寫亦馬
黑麻土魯番貢回夷人馬黑麻魯迷哈密貢回夷人火者阿
黑麻七月十九日出關省諭土魯番令其悔過服罪送還擒

去人口并哈密城六年三月原差夷人送力迭失馬黑麻自
上賫番回遞牙木蘭番文譯云送出和番賞賜方送回人口
并哈密憲不從八月土魯番差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同送
力迭失馬黑麻進關投遞印記番文有云一要將陳都堂問
罪二要差出和番的人來三件差馬黑麻虎力進貢通路不
和好收拾人馬會了在那裏厮殺外遞番文一十道乃滿速
兒毋并其弟姪子婿各差夷使進貢方物索討賞賜巡撫都
御史唐澤等奏留馬黑麻虎力奶翁等於肅州七年二
月起王瓊奉 勅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頭目牙木蘭率衆降
初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并賞賜如不放

出即領帖木哥土巴夷衆侵擾肅州牙木蘭遲之十魯番怒欲遣人斬牙木蘭等三人之首以歸牙木蘭等聞知懼甚是年二月十三日棄所積菽麥數萬率老稚萬人帳房二千急走肅州遍番文乞容白城山金塔寺住牧鎮巡官議留肅州是年七月天方國撒馬兒罕番王并哈密頭目各進貢方物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差人護送因貢馬匹獻還原搶男婦二十一人甲八副交割哈密城池九月瓊至甘州鎮巡兵備官議以為送還人口什物之數不夠悔罪輸誠之文未上宜羈其貢使於肅州放回護送夷人責其悔罪輸誠縛送首惡然後許貢使彼進未得貢退未得回制馭在我彼

酋自將俯首瓊曰不然土魯番歸怨於陳九疇未嘗絕口而我必欲其自悔己罪以為輸誠豈可得乎為首惡者即速擅滿速兒也而我必欲其縛送豈宜從乎且事有是非可否二者之間貴乎果決從一無兩可之理如以閉關絕貢為是則當盡戮其在內貢使彼衆臨關脅求通貢則出兵擊之斯可謂之閉絕矣今乃知貢路之不可終絕而姑羈留其貢使聽其倘徉中華娶妻生子有樂生之心無懷土之思及其駐兵沙州脅求通貢即放入關豐其廩餼以館待之是我雖未顯許通貢而彼已窺我有畏彼之心矣故差人遍番文必曰我會衆王子弟兄并瓦剌達子人馬定要到甘州門上以為我

且彼二次入寇殺戮官軍驅掠人畜縱橫月餘滿載而出將來何所憚而知其必不來乎且自羈留貢使至今踰三年矣而彼駐兵近郊益肆侵侮罕東左衛番夷棄沙州故土入附肅州自費糧七百石賑之甘肅每銀一錢止糴米三升我之兵馬被其殘害死徙過半兵寡糧乏彼悉知之而我尚不務脩文德惟欲以武備虛聲制土魯番之命不亦誤乎又土魯番貢使見在羈留者止二十八人天方國諸部夷使數百人可以土魯番悉留不遣乎後來土魯番進貢正副使二十四人天方國撒馬兒罕進貢正副使三十五人今可一槩羈留不起送赴京乎況禦夷之道惟當布我信義以行事不必責

彼輸誠於空言今彼既獻還哈密人口而我復逆其詐俘諸
國往來夷使羈留不遣彼必又謂我失信益肆繁言彼此
要質事類盟詛何時已乎今已奏准不待其求盡放出各
國羈留夷人矣公等幸毋異議是月二十七日土魯番頭目
虎力納咱兒并瓦剌達子二千餘騎至肅州城外搶掠遊擊
將軍彭濬領軍三千出城禦之斬首十六級賊衆敗潰遁去
時瓊師兵八千赴肅州城賊已遁退瓊遂拘其貢使馬黒木
虎力奴翁等於庭責之曰爾夷既已送還哈密城池人口及金印
入關未及三月却又領衆來搶爾等即有共謀之情罪皆當
死皆令曳出盡殺之各夷慌懼哀告乞付番書與撒馬兒罕

貢回夷人土魯孫等賫送土魯番王索取認罪番文并搶去
人口從之扭鎖馬黑麻虎力奶翁等繫獄土魯孫等至中途
爲西海達子所殺馬黑麻虎力奶翁聞之後從獄中上書乞
再放出魯迷進獅子回還夷人火者把好丁滿剌米哥等索
討土魯番王認罪番文并搶去人口又從之十二月二十八
日火者把好丁等同土魯番王差夷人把提滿哥等七名送
回搶去漢人一十一名八年正月十五日速壇滿速兒賫逓
番本內稱牙木蘭馬黑麻虎力奶翁等使臣并和番賞賜快
些兒打發出來又稱前幹的歹事悔了虎力納咱兒問了罪
了瑣夫會官太監張洪都御史唐澤劉天和總兵官姜奭副使

趙載李淮等引諸夷伏於階下令通事省諭之云你如今獻還哈密送回人口又將犯邊虎力納咱兒等加罪我等遵 朝廷的命將你先差来的使臣馬黒麻虎力奶翁等牢裏放出来起送赴京進貢去其餘各年進貢的男婦一千人盡都放出去了普哈刀你先說他壊事要碎割了他你今却要討他虚實你知也放了去你自處置他牙木蘭原不是你土魯番人因你要殺他害怕投著来你先有番文說他去時去了罷也奏知 朝廷安插別處不敢擅放再不必来討關出賞賜放出去的夷人都自帶著裏少了的是他自花費了你如今又要和番賞賜舊無這例誰敢擅與你馬黒麻虎力奶

翁回来時　朝廷自有賞賜你若悔過了罪過知感　朝廷
大恩　朝廷自有好意賞賜以後你若無故生事再来無禮
將你進貢的人定都殺了諭畢各夷聽服别無異詞將各夷
量加賞犒放回本土理又會鎮巡官奏言土魯番自嘉靖三年
入寇之後屢肆侵侮脅求通貢至今四年之久方繳獻還哈
密送還人口節次差人懇乞和好自此哈密可漸興復夷情
可漸平定乞　勅兵部會官計議以後土魯番無故再来犯
邊應否將本番進貢夷人殺戮懸首藁街傳之境外以振國
威牙木蘭再来懇切乞放應否曲從并獻還哈密人口應
否例外加賞俱從長議擬奏請　聖裁該兵部會官議擬

覆題節奉　聖旨這夷情卿等既會官議處停當依擬行天
方國撒馬兒罕貢使二十一人土魯番貢使二十四人俱起
送赴京放出各國久留貢使男婦凡千人安插罕東左衛夷
人土巴帖木哥部夷男婦八千三百九十一人于白城山就
令本衛都督日羔剌鈴東時哈密衛都督的吉孛剌部夷
在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衛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東在肅
州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黄州壩山
罕東衛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住牧是年土魯番酋速
壇滿速兒以弟把巴察於曲先城長子沙速壇於察力失
次子馬黒麻據哈密各住守

邊政考卷之十二

西羌經略

趙充國字翁孫神爵元年為後將軍擊先零諸羌帝問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國曰兵難逆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大發兵至金城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掠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充

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兵至罕开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开聞之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谷茭藁調度甚廣繇後不息恐生他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浚溝渠

出賦人二十晦益積蓄省大費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屯田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二年充國奏言羌本

可五萬人已降幷斬首級溺河湟饑餓死者四萬有餘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是年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自漢以來經略河西者充國稱全勝非以其得屯田之利耶議曰留兵屯田步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此河西經制之長策雖行之萬世可也蓋以靜御動以逸待勞自足坐收成筭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

虞詡字升卿武樂人也至初大將軍鄧隲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令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士人所以推鋒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

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雖虎賁為卒白起太公為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詡議元初元年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綺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詡説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尅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走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

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十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人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聊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斬首數百級順帝永建四年詡上屯田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塩池以爲人利水艸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元元被災衆羌内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
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
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
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
年

馬援字文淵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塞內金城屬縣皆爲虜有
建武十一年拜援爲隴西大守擊破先零羌于臨洮斬首數
千級獲馬牛羊萬餘頭諸羌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擊
之羌徙于吾谷援掩赴其營羌大驚壞復遠徙唐翼谷中
援復乘夜放火擊之虜大驚斬首千餘級而還援中矢貫脛

帝以璽書勞之賞賜牛羊數千頭援盡頒諸賓客民歸者三千餘戶援爲置長吏繕城郭塢堠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諸羌八千餘人皆詣援降

孔奮字君魚茂陵人建武五年爲姑臧長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郡四年財產無所增且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所笑或以爲身處膏脂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被徵日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一無所受既至京師拜武都太守爲政明斷甄善

疾非郡中稱爲清平

趙冲順帝時爲武威太守時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漢安元年以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餘户詣冲降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三年冬冲擊諸羌斬首四萬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於是諸羌前後三萬餘户詣凉州降建康元年復追叛羌于建威鸇陰河遇羌伏兵與戰没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

馬賢元初間領征西校尉事永寧元年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寇張掖賢將萬人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

馬牛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壕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燒當燒河種聞賢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別留允街而首尾兩端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獲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後麻奴等脅將先零沈氐諸種四千餘戶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賢後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鸞鳥縣名屬武威郡

張既高陵人魏文帝初涼州盧水胡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刺史鄒岐以既代之既至金城欲渡

河賊拒軍於鸇陰口既楊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據武威遂前軍顯美胡騎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既夜藏精卒三千爲伏使餘騎挑戰胡果爭奔因發伏兵首尾進擊大破之帝悅詔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封卿侯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攻邊縣既擊破之衡等降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火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後西平麴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且光欲以羌胡爲援乃檄告諭諸羌爲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加封

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安堵旣臨二州十餘年惠
政著聞謚肅侯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武帝咸寧五年涼州刺史楊欣為虜
樹機能所沒河西斷絶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為
我討此虜通涼州朝臣莫對隆進曰臣能平之請募勇士三
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秉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
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
從帝弗納隆募能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者立標簡試得三
千五百人帝又給其三年軍資隆西渡溫水樹機能等以衆
萬計乘險設伏隆以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

地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行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其不意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至西音問斷絕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旦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詔假節宣威將軍隆到武威鮮卑六人帥萬餘落歸隆涼州遂平太康初爲西平太守西平今西寧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稍怠隆因進兵擊破之虜不敢復爲寇末熙中封奉高侯積千餘年威信振于隴右

車古制也衍原通衢戰守利焉藉以取勝豈特隆然哉今

則駕馬之制不可行矣蓋火攻之法怖亂跳斷馳驅不為

所使其何能陣其惟步車乎進退之圖機在我也

唐璿字休景始平人聖曆中授涼州都督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璿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親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首獲虜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中宗嗣聖九年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窺璿武后問之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猛毅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

大將軍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嗣聖十八年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至城下元振始于南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制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患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元振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拾遺河西諸郡置生祠竪碑頌德神龍中遷安西大都護突厥部落款塞願和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壹奬歡迎

古今經略河西者豈一才智之士哉所視以為今日法程
趙充國郭元振是也元振於南硤口築和戎城今古浪也
北境磧中建白亭軍今鎮番也所謂扼虜之吭而附其背
也城於斯田於斯守於斯行之萬世可也

蕭嵩開元十四年吐蕃陷瓜州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從嵩
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遣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
鬭迄晡乃大潰虜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擢嵩
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五年為河西節度使時王君㚟新敗及
瓜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河隴震駭嵩以裴寛為判官與君
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

爲瓜州刺史脩復城市收合流散及縱反間與吐蕃國中云大將悉諾邏與中國通謀贊普誅悉諾邏初悉諾邏威名甚盛既被誅吐蕃少衰

西羌經略 洮岷河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小子也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去病斬首捕虜甚多封冠軍侯元狩三年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收休屠王祭天金人益封二千二百戶其夏與合騎侯敖洪俱出北地去病遂深入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其後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令去病將兵往迎之渾邪裨王見漢軍多將與不降者遁去去病馳入斬共欲亡者八千人遂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既至長安天子嘉去病之功益封七百戶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徭役元狩四年上令青去

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

張紆章帝元和初為隴西郡太守燒當羌迷吾及弟號吾寇隴西紆將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紆放遣之羌即解散章和初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紆代為護羌校尉時迷吾寇金城紆遣將擊敗之迷吾因譯乞降紆納之因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自擊鼓伏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得生口二千餘迷吾

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

鄧訓南陽新野人禹之子漢章帝章和二年爲護羌校尉迷唐

兵萬騎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訓擁衛令不

得戰議者非之訓曰諸胡所以難服者恩信不厚耳今因其

迫急懷之以德庶能有用遂令開城門悉胡妻子納之嚴兵

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

言漢家常欲困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

子是得父母也咸喜叩頭曰惟君所命訓撫恤賞勞諸羌種

太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八百戶來降訓因發兵四

千人出塞擊迷唐破之衆悉離散永元元年春迷唐復歸故

地訓發兵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於箄上以渡河掩擊大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馬牛羊三萬餘諸羌殆盡西徙千餘里部落皆叛之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訓威信大行遂罷屯兵惟置弛刑徙二千餘人分理屯田脩塢壁而已

曹鳳和帝十四年安定降羌燒河種反郡兵滅之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役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先是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

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濵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援壞阻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

叚熲字紀明姑臧人會宗之從曾孫也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叚熲為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

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

擅其地是為雝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
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
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
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
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
寧初熲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十餘級熲復追之且鬬
追士皆重趼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
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果慮輕負敗難
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曰臣本知東

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臣云用兵連年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非為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應無折衂案奐為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誕辭妄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瘡毒

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使殖又計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熲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于瓦亭山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令千餘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二萬八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

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

蘇則字文師少舉孝廉茂才魏太祖征張魯使為軍導魯
破徙為金城太守時喪亂後吏民流散口消耗則撫循之
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流民
歸者數千家乃明禁令賞善誅惡教民耕種歲大豐歸
附者日多太祖崩文帝以則平隴西反羌功拜護羌校尉賜
爵關內侯後又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食邑三萬戶徵為
侍中

李賢字賢和其先隴西成紀人魏恭帝四年王師東討朝議
以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刺史使持節總

管河州七防諸軍事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堠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東向

河州厥田上上歲穫則關隴無虞屯計成公私藉甚今斂矣占沒侵漁詳禁莫之反司屯政者圖之

李靖字藥師從秦王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武德四年九月舟師叩夷陵乘亂縱兵擊之取四百艘溺死者萬人又輔孝恭王討輔公祏擒之太宗踐祚突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三千夜襲定襄破之以靖為定襄道總管擊頡利督兵

屯政考　卷上　十五

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頃之吐谷渾寇邉以靖爲
西海道行軍總管决策深入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
渾伏見愁慼自經死改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
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唯高麗未服亦有意乎
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今雖衰疾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
帝憫其老不許病薨年七十九謚景武

薛訥字愼言絳州龍門人仁貴之子武后時以訥世將詔攝左
威衛將軍開元元年奪訥官爵二年吐蕃一十萬寇臨洮
至渭源掠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爲隴右防禦使與郭
知運王晙率兵擊之追及賊戰破其衆羌至洮水又戰

長城堡殺虜數萬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又破吐蕃於蘭州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神宗熙寧元年韶詣闕投匭上平戎三策帝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蕃部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羌與夏人皆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五年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餘黨復集韶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置熙河路陞鎮洮軍為熙州以韶知州事兼經略安撫使韶築熙州諸關砦西蕃瞎征

叛韶進復河州獲瞎征妻子諸羌皆降瞎征復叛入河州韶
伐取之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衆據河州韶進戰破
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岷宕二府洮疊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
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
韶入朝瞎征以韶去復圍河州韶與李憲自京師日夜馳
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
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
知援絶援搁去初朝廷議弃熙河詔數戒韶輕出及是帝
大喜之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城後焚賊八千
帳瞎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

瞎征及其妻子赴京師詔入爲樞密使
熙河今臨洮是也自韶經略之後始爲全州盖古形勝之
地今則貧於輸餉困於戍遣板屋蕭然矣奈何
高遵裕字公綽忠武軍節度使瓊之孫也以父任累遷供
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熙寧初朝廷用王韶復洮隴
命爲秦鳳路沿邊安撫以遵裕副之尋以古渭爲通遠軍
命知軍事明年持附順羌部圖籍及繪青唐武勝形勢入
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俾歸治師師次慶平堡夜行
晨野人關羌人族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羌衆
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爲鎮洮軍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

洮岷通為一路進西上閤門使充總管復知通遠軍明年
詔欲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砦以漸而進故一
舉援武勝今兵與糧未備一旦越數舍圖人之地使彼阻要
害我軍進退無所矣韶與李憲笑曰君何遽相異耶檄
使守臨洮韶攻河州果不克帝善遵裕議令專管洮岷
疊宕未款附者遵裕以逾龍珂地有鹽井遂築鹽川砦
瞎吴叱率諸羌脅青唐欲擾邊詔遣張玉攻討遵裕曰
青唐無罪第為生羌所脅耳遣裨將與龍珂率衆禦之
青唐人見龍珂泣訴瞎吴叱知不附已潰去
遵裕曰舉事先建堡砦備兵糧然哉豈特禦羌以之

禦虜亦然也

种誼字壽翁熙寧初以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自蘭渡河討賊斬首六百元祐間復以至夏人功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相接腴田多弃不耕誼請城定遠以振衝要從之紹聖初再知蘭州脩明軍政羌人信服

定遠舊隸金州元併龕谷合定遠二縣入州國初改爲金縣通遠即今鞏昌府

趙隆字子漸熙寧初從王韶取熙河大將姚麟出戰被重創曰吾渴欲死得水尚可活時泉近賊營隆獨潛往漬衣泉

中賊覺隆且戰且行得歸持禾裂水以飲麟麟乃甦從李憲討鬼章隆先至斧其橋鬼章失援乃成擒崇寧中鈐轄熙河兵將前軍出邈川預復鄯廓又禦夏人于鐵山隆先登士皆殊死戰夏人解去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熙寧五年從王韶為先鋒拔鎮洮軍復與羌戰盡得河湟地鬼章寇河州詔授往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于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酋冷雞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元豐中取定西降戶五萬遂城蘭州遇賊數萬于女遮谷授登山逆戰賊夜遁去又踰

天都山芟南牟屯沒湮凡師行百日轉鬬千里始入塞

露骨山即雪山在河州天都山在西安州

姚雄字毅夫五原人紹聖中知熈州今臨洮時章楶知渭州請城胡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方與役時夏人以其衆來乗雄部熈河兵策援斬三千級俘虜數萬城成賜名平夏擢雄東上閤門使秦州刺史尋徙河州种朴與羌戰沒王贍軍陷敵中雄初以詔赴援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援出之遂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道湟水漕運商旅負販入湟者始絡繹于路加復州防禦使熈河十八年間更十六帥唯雄三至

安鄉關在硤口山去西寧三十里兩山峻峙如虎踞然為湟鄯往来咽喉之地漢名湟搋夏脩閣道宋築省章城

又名綏遠關此要害也

范育字巽之舉進士元祐初出知熙州時議棄質孤令蘭州地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北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背之憂矣又請城李諸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

跋邊政考

賜同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分守隴右道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山東張鈇撰

我

皇上統天御極仁育義正篤念

祖宗混一廓清之功二三元老秉德分猷爰飭邊政

命下御史臺移檄巡按御史覈之江右張公按西土據檄攄素閱月成編曰邊政考爲目者十二由圖籍而上緣臺檄而悉其詳由事類而下伸臺檄而要其趣乃其意托諸未盡之言理關諸方論之迹事該詞核旨完慮遠譬諸大成之樂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一唱三嘆之餘又出於音聲之外舉而措之寘

賛徽猷斡旋化機仰對
九重丕承之孝思遠揚
祖宗無疆之大烈雍熙太和在天下者千萬世當如一日矣是
果何修而得此耶近代籌西事者在宋昔則有若范文正公
既議勳庸炳諸史冊知公者謂其做秀才昔理會天下事
亦猶第二義也其記岳陽樓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是固公之胷次也無亦籌西事之源本乎噫斯考
也君子固當獨觀其深矣不佞何知拜命之辱僭跋諸末
簡
嘉靖丁未冬十月既望之吉

跋

右邊政考十二卷。明張雨撰。明嘉靖丁未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明制「巡按監察御史每三年一次閱視各鎮軍馬器械。體察將官賢否。同畫圖具奏。幷繳本查照施行。」是書爲張雨巡按陝西時。究其邊疆故事。關鎮險阨。著爲是編。卷一至卷四爲三邊四鎮榆林寧夏固原等處輿圖。卷五北虜西域西羌三夷紀事。卷六爲三夷部類沿襲之名。約由上古玁狁匈奴月氏大宛以迄明代韃靼瓦剌諸部族事蹟。擇要鈎玄。著爲旁行斜上之文。卷七至卷九北虜西域西羌各族事實。亦以表行之。卷十至卷十二爲歷朝平虜諸臣傳記。總括歷朝邊防大政。體

例簡要詳明。是書未見四庫著錄。千頃堂書目作全陝邊政考二十卷。二十卷乃十二卷之誤。西北邊事。摭集無遺。然實非盡爲全陝而作也。明自洪武以來。設大寧諸衛以屏藩東西。立三邊四鎮以控禦套虜。制馭諸夷。立法尤善。自正嘉以還。邊事日壞。北寇闌入。守臣失防。而西陲遂多事矣。蓋邊圉固。而後可以內政修。觀諸往古。無不皆然。淸廷之所以能綏服西北者。亦在康熙乾隆兩朝。平定蒙古新疆青海諸役。其方略具在。昭揭可覩。今者邊事日亟。西北爲吾國屏藩。研治考察。尤不可緩。此數卷之書。雖爲明代邊陲之事。過往之蹟。然歷代部族之因襲。地理之沿革。大要粗明。庶可爲今日之借鏡乎。安陽謝國楨